

金匱玉函經二

卷

金匱玉函經二註
樂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序

自來學醫者多講求傷寒而雜病則畧
之蓋傷寒分經論證跡徑瞭然非若雜
病之門類繁賾博綜為難也不思仲景
氏祖經方而集其大成傷寒論中一百
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故無不可

以治雜病其專治雜病之方則惟金匱
要略一書神而明之足以推測其餘顧
傷寒論自成無已韓祇和龐安時以來
註釋論辨代不乏人厥後五吳周君禹
載彙為三註學者益有所鑽仰尚已金
匱有 國朝徐彬論註雖云明顯要未

若宋趙以德之明且詳也乃周禹載又
為之補其未備暢其欲言名曰補注合
衍義而成書為金匱玉函經二注嘉惠
後學可謂仲聖之功臣惜其書風行未
廣原板旋燬於火致使學者不能家置
一編良足慨矣今春余友妻泉見余業

葉氏醫案存真及馬元儀方案總
付梓因論及此為歎息者久之訪購
本苦多魯魚之訛復為徧求初印原
相與昕夕校讐釀貲重刊公諸當世
林不朽之業也功豈在周氏下哉
既已樂觀厥成而積里頓釋故誌
其簡端如

此

道光十二年壬辰仲冬既望

長洲葉萬青



葉序

重刊金匱二註序

漢張仲景醫理最精以傷寒一門爲病中最要旣爲傷寒論以明治法復爲金匱玉函經以爲治雜症之矩矱岐伯秦越人後一人而已後之註者以宋趙君以德衍義爲最精國朝周揚俊又爲之補註於本書益加融貫仲景之書如四子六經而兩君之註則高密之訓詁紫陽之集義也康熙二十六年楚撫丁思孔梓於楚南迄今百四十餘年世鮮傳本吳門李君清俊名醫也於古人載籍無所不窺治症神效旣得此本思以公諸當

世因爲重付諸剗余之識君也在嘉慶丙子適病後
左足短二寸不能着地君治之兩月而痊至今將二十
年步履如少壯道光戊子余扶病重至漢上邀君同行
君爲人施診應手立愈爲余製藥施人亦皆靈驗漢上
人至今稱之蓋君之造詣淵微立心誠篤所致今刊此
書猶前志也昔余弟鴻慶亦深於醫與君最契重刊傷
寒活人書未竟而殂君議爲竟之俾與此書並行於朋
友之際可云篤矣余素不習醫近以學道從事三尼醫
世功訣讀金碧龍虎靈寶畢法諸書稍知養生之理因

兼讀素問難經傷寒論及是書以相印証知醫家之要
盡此四書之中君嘗謂是書醫可通仙並謂余因學仙
而通醫理余謂醫與仙皆非余所及其理則固能言之
矣趙君不著里籍金匱要略又云明人君因欲去序中
宋字余謂舊本不宜輕改且其文筆醇厚語多近儒非
明人所及樸學之士潛德隱曜不必以史乘失載爲疑
也若夫道家之書如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胎
息經云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南華經云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神將守形乃可以長生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治

生開子精門可長活皆身心性命之圭旨苟能守而行
之風濕寒暑皆不能侵留形住世不難又何雜病之足
慮乎以質李君知余言之不誣也

道光癸巳八月錢塘陳文述序於吳門妙香天室

自序

嘗思事不師古其法不立師古而不師聖人其理不精
聖人每於禮樂教養之外凡可以愛護施民者無所不
至視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旣著傷寒論垂萬世法
而復出其心思著金匱玉函經爲雜證矩範使天下後
世有志此者於此啟悟以拯濟斯人固聖人無已之心
不易之學也後之學者若東垣之脾胃河間之溫熱丹
溪之濕熱王安道之統論易思蘭之發明薛立齋之虛
弱莫不各擅其長要皆得力於此今之學者能稱述諸

家而不知溯流窮源上稽聖訓積數十年之敏悟爲百尺竿頭之進步終爲淺寡而已矣然則要略爲雜病方圓之至也爲方不多立論殊少其間推測病由如六淫之氣七情之感胸臍之傷及湯丸之補泄氣味之緩急罔不畢備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觀從來註釋諸家未能久讀其書豈能心知其意又何從闡發其理邇者程公雲來徐公忠可各有疏註行世已足發揮底蘊表彰絕業獨趙以德先生衍義理明學博意周慮審本軒岐諸論相爲映照合體用應變互爲參酌庶

幾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讀者甚少更有遺編註
遞頗缺余購之二十餘載未得全璧因不揣疎陋擬爲
補註又大半採嘉言之議融會成之而續貂之誚知不
免也倘海內君子有志以斯道自任者如脈訣藥性賦
回春入門等書決不可讀幸免力於聖論無自安於苟
且

康熙二十六年秋月吳門周揚俊識於星沙寓中

以咸三十六年好民故何國謝劉為祭是也

刀

皇太后諱聖慈恭皇帝聖母太夫人於宣統元年自吳淞

回京時曾蒙皇太后親臨御前自奉養如親生

皇太后聖慈聖母太夫人於宣統元年自吳淞回京時

曾蒙皇太后親臨御前自奉養如親生

大抵之體也

余自髫髻學業醫道攷究方脈三十餘年遍歷江湖多
學廣博者不過言語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藥治病皆
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務在中病後遇至人同處
三月斯人極明醫道精通方脈用藥如發矢無不中的
余曰必神人也遂拜爲師得授竒方一冊閱之或羣隊
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觀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
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吳中一用一捷無
不刻驗信乎竒方可鉅梓者也余以三餘暇日將至人
所授竒方并日用決效之法類成一帙名曰十藥神書